

王三慶 莊雅州
陳慶浩 內山知也

主編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

第一輯
筆記叢談類二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王三慶 莊雅州
陳慶浩 內山知也
主編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

第一輯 第二冊

筆記叢談類二

譚海

夜窗鬼談

東齊諧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本財團法人斯文會
法國科研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

出版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贊助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

第二冊 目錄

筆記叢談二

譚海 1

夜窗鬼談 297

東齊諧 433

筆記叢談二

譚

海

《譚海》

中文出版說明

本書為刻本，四卷，分裝成四冊，各冊首並押有「東京圖書館」及「帝國圖書館」藏印各一枚，每冊錄有該卷總目。首冊封面有「鳴雀仙史」題「譚海」二字及篆字陰文「竹聲梧韻」及「鳴雀」二章，下半葉題「明治甲申（西元一八八四年）七月上梓」，次葉為甲申六月下瀚湖上拜石篆及其陰陽文印記各一。再次為「甲申夏日寫為學海先生請囑」之「柳蔭精廬圖」，再後始接學海百川自題七律詩二首，以明作書心志。然後是古梅巖谷修書、甕江川田剛撰寫之序文。序文談到自上古《虞初》九百，下至《四庫全書總目》分小說家類為雜事、異聞、瑣語三派，凡有三百一十九部，誠未能遍讀盡識。即近世所傳《聊齋志異》、《夜談隨錄》、《如是我聞》、《子不語》諸書，率多鄙猥荒誕，徒亂耳目。只有依田百川著《談海》，頗不同於上述諸書。蓋彼架空，此據實；彼外名教，此寓勸戒；彼主諧謔，此廣見聞；因此對於畸人寒士才女名妓的言行技能，倍加珍視。

再者，另一篇題署明治壬午桂月雨香岡守節代書之三溪識《談海》〈序〉，除解釋談有多方，海之數意中，所以取《談海》作為書名的真正意義外，也說明本書是學海在消夏避暑之暇，記述近古文豪武傑、佳人吉士之傳，與夫俳優名妓、俠客武夫之事行，凡並存於口碑，傳於野乘者多篇，加以彙集而成。蓋擬西人《如是我聞》、《聊齋誌異》、《野談隨錄》諸書，而出一家

手眼者。唯彼架空憑虛之談，此則據實結撰，行文之妙，意匠之新，可以備修史料及作文之標準。

從這兩篇序文中，我們可以了解江戶時期船載至日本的清人小說，對於日本漢學家及文章家曾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兩者所不同的是架空與據實、外名教與寓勸戒、主諧謔與廣見聞的不同興趣，正好點出中日兩國作者或學者對於小說觀點上的涇渭差異相。至於行文妙，作意新，更可以備修史料及作文取法的標準，這種看法和唐傳奇作家的理想願望，完全如出一轍。

兩篇序文之後則有杉田令直心、依田貞繼雄甫並署之《凡例》五則，說明忠孝節義，自有史乘；異事畸行，記載不備，即備也是文字鄙俚，不足以垂後。學海因此據史隨筆，或親質其人，不按年月，據實直書而作傳，取捨增損之間，多寓深意。至於三溪之評雖周密，二人對於學海文章也頗多領解，特為初學者提示文法，所以評語中凡不署名者都是出於二人手筆。鳳文館原請刊行本書，諸生輩認為學海著作甚富，主張刊印實用之文，何以獨責是篇，質疑書肆。然而學海以為都是文章視之，然後才交付印行。

本書為明治甲申十七年刊本。作者依田百川，幼名幸造，及長，名朝宗，其師藤森天山為之取號學海，又有百川、贅庵、柳蔭等號，舊稱七郎，又右衛門二郎，佐倉人（下總，今東京千葉縣）人。天保四年（西元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幼時受學於藩校，長從藤森弘庵受經史，兼修文辭。藩侯堀田正睦舉為中士，補藩學都講。安政六年（西元一八五九年），學海建言振興學政，激厲士氣。又建言正藩土風俗及息養人民二策。藩侯嘗廣求直言，學海疏陳弊政二十餘條。文久三年三月，為侍讀兼近侍。四月，為那方代官。學海就任，部民依例為致贈遺，皆命家人謝絕一切。其在職也，理民事，釋冤橫，大著政績。此年，水戶人多唱說攘夷者，其中藉言攘

夷而嘯集兇徒，擾亂民家者。曾有水戶人長谷川勝七至佐倉借軍糧，藩吏大恐，命宰臣、學海及續豐德應接。學海、豐德與勝七面見辯論，詰問擅興兵馬，騷擾所在，非人臣之禮，勝七辭屈逃去。

文久三年（西元一八六三年）十二月，水戶人岡部義孚、前木正明率其黨二十餘人至藩領成田村，脅迫富家，募集軍資。學海往會見，說以義理，若有不聽者斬之，義孚等見其狀不可而引去。居三十餘日，兇徒復入部內。元治元年（西元一八六四年）春，學海建議曰：「藩邑在他州置鄉兵，以備非常。」藩納其議，學海兼鄉兵頭，武藏國埼玉橫見之巡視二郡，募集鄉兵，練習執銃。九月，與同僚協議辭職。後移住江戶，廣交諸有志者，將朝野事情多報與藩侯。同三年二月，拔擢為江戶留守居役。學海受命，決心曰：「國家多難，最重使命，請以死當之。」明治元年（西元一八六八年）正月，發生伏見事變，江戶在邸諸藩士集會共謀德川氏之為，學海協力說服舊誼，大力主張應採強應措施，事不行。二月，藩侯與同志謀，為前將軍之行為謝罪。使藩老倉次重享，學海為副上京。三月，至京，上書請太政官解救，不報。是月，藩侯上京，朝廷責其延遲，閒居待命。藩老佐治延平議重享，學海屢屢上書明無他意。六月，學海補為公務員，尚留於議政對策。時朝廷大革弊政，學海上書輔相岩倉具視，論陳今言廢門閥而門閥猶存，開言路而言路猶塞，又專用西南之士而不用東北之士，大失公平。學海歸東京，十一月進班大寄合。二年七月，為少參事，尋進權大參事。學海與大參事平野重久、西村茂樹謀議，改民政，定軍事。十二月，移住東京。十一年七月，任修史局三等修撰，尋任四等編修，又進三等。十四年，陞文部少書記官。十八年十二月，被命非職，尋特旨敘以正六位，爾來絕意仕途，專事著述漫遊。時大興文學，著少年才子稗史小說，根據西洋之說而語多鄙俚淫靡，學海所著一以勸善懲惡為主，世人

譏其陳腐。學海毅然曰：「西洋小說主才後德，今之少年稍長年齡，必定後悔。」明治四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歿，享年七十七，葬於谷中墓地。學海為人沈毅，不妄屈於人，最善詩文，好讀小說，尤所嗜好觀劇。著述凡有《芳野拾遺名歌譽》、《俠美人》、《譚海》、《話園》、《譚叢》、《學海日錄》及《吉野拾遺名歌譽》、《拾遺日連枝楠》、《政黨美談淑女操作》劇作腳本等作品。①

【注】

① 要了解依田學海的家世生平可以參考《談叢》一書（依田家傳）、（伯兄柴浦先生傳）及（依田百川自傳）。本段文字則參閱佐藤義亮編纂兼發行之《日本文學大辭典、附補遺、索引、年表》（昭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新潮社第二回增刷）第一三二七—一三二九頁。又參見《新潮日本人名辭典》一八四〇頁。又有關研究其人及著作的篇章凡有（依田學海著作目錄）（《藝術殿》二—一〇、昭七），依田百川（依田百川自傳）（《談叢》二、吉川半七、明三三），昭和女子大近代文學研究室編《近代文學研究叢書一〇》（同大學、昭三三），木浜修等編《人與文學作品——現代文學講座一》（明治書院、昭三六），玉林晴朗（歌川真秀與依田學海）（《浮世繪界》三—九、昭十三），刀畔子（紅葉山人與學海翁）（《心之花》三〇〇、大十二），久松潛一（「出版月評」與笠村學海的近世小說論）（《書物展望》三—一一、昭八），越智治雄（新文學胎動期的依田學海）（《文學》三—一〇、昭四十），依田美狹古（出自父百川的思想）（《傳記》三—七、一二、四—二、四、昭十一—十二），依田美狹古（天山先生與父百川）（《傳記》三—一〇、昭十

一)，金澤雄子〈文學遺蹟巡禮——日本文學篇九九——依田學海〉（《學苑》一三——一、昭二六），〈依田學海翁〉（《太陽》一一——一、明三八），關良一〈依田學海的日記〉（《國文學解釋及教材的研究》九——一、昭三九），協阪安治〈依田百川〉（《太陽》二——二、明二九），〈依田百川自傳〉（《女學雜誌》三四〇、明二六）等，可資參考。

· 二談叢記筆 ·

《譚海》

日文出版説明

刻本四巻。分装して四冊とし、各冊の首に「東京図書館」および「帝国図書館」の蔵印が各一枚押してある。毎冊には該当巻の総目が付く。一冊目の見返しには、「鳴雀仙史」題「譚海」の二字、および篆字陰文の「竹声梧韻」および「鳴雀」の二章がある。下半葉は「明治甲申七月上梓」と題し、次葉は、「甲申六月下瀚湖上拜」の石篆およびその陰陽文の印記各々一である。ついで「甲申夏日写為学海先生請囑」の「柳蔭精廬図」があり、後に学海百川が自ら題する七律二首が続き、作書の心志を示す。ついで古梅巖谷の修書、壘江川田剛の撰写の序文があり、上は古の『虞初』九百から下は『四庫全書總目』に至るまでの小説家類を、雑事、異聞、瑣語の三派、およそ三百九十部に分類して、あまねく読みことごとく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と、近世伝わった『聊齋志異』、『野談隨録』、『如是我聞』、『子不語』の諸書は、おおむね卑俗荒唐無稽で、いたずらに耳目を乱すこと、しかし、依田百川著『譚海』は右の諸書と異なり、彼は架空に出るがこちらは事実に拠り、彼は名教を無視しているがこちらは勸戒を寓し、彼は諧謔を主とするがこちらは見聞を広め、それ故、奇人・寒士・才女・名妓のすぐれた言行や技能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言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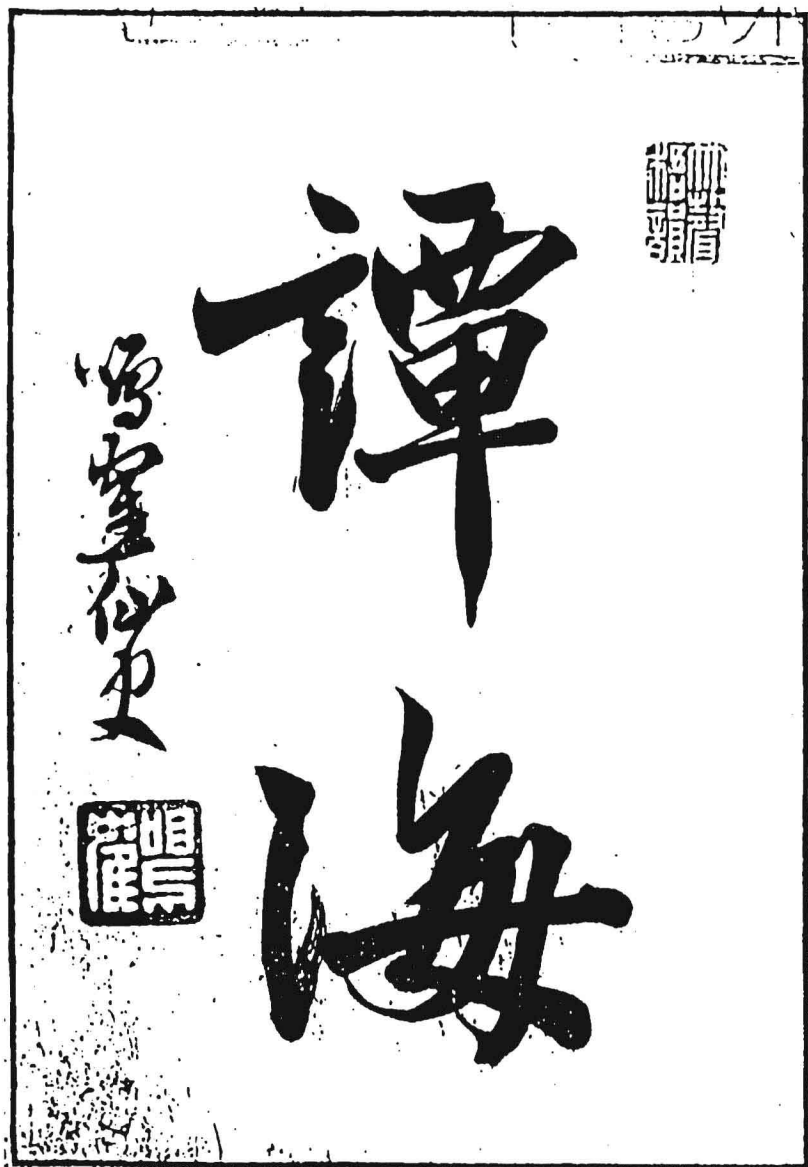
また、別に明治壬午桂月雨香岡守節が代書した三溪識『譚海』序一篇があり、この書が多方に渡って語る学海の意図を解釈し、『譚海』を著作する真の意義を述べる他に、本書は学海

が避暑の暇に近古の文豪・武傑、佳人・吉士の伝や俳優・名妓、侠客・武士の行いの、口碑として残っているものや、野乗に伝えられるものを収集編集し、中国の『如是我聞』、『聊齋志異』、『野談随録』の諸書に倣い、一人の手によって記述した。ただ、彼は架空虚妄の談であるが、これは事実によって書かれ、行文の妙、意匠の新しさは、史料編集の備えとしてまた作文の標準と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と、言う。

二篇の序文によって、我々は日本に舶載された清人小説か日本の漢学者や文章家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ことや、架空と事実、名教を考慮しないことと勸戒を寓すること、諧謔を主とすることと見聞を広めることと、というように彼此趣を異にしていることによって、日中兩國の作者あるいは学者の小説に対する捉え方の違いを見ることが出来る。『行文の妙や作意の新鮮さは、さらに史料編纂や作文法の標準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この種の方法は唐代伝奇作家の理想や希望とまったく軌を一にしている。

両序文の後には杉田令直心、依田貞継雄甫の「凡例」五則があり、忠孝節義は史乘にあることを強調する。異事奇行の記載はそれほどなく、あったとしても表現が稚拙で後生に残すほどでもない。学海はそこで史料によって筆をふるい、あるいは直接に人に聞き、年月を調べず、事実によってただちに書いて伝を作り、取捨増損の間に多く深意を寓したくと。三溪の評は周到緻密で、二人は学海の文章を極めてよく理解し、特に初学者に文法を提示した。評語中名を記さないものはすべて二人の手に出ている。鳳文館がもともと本書の刊行を請うたが、諸生は、学海は著作が多く、実用の文を主張しているからと書肆に任せなかった。結局学海がすべての文章に目を通してはじめて印刷に付したのであった。

(鷲野正明・記)



明治甲申
七月上梓

